

修訂日期: 2009/04/23 發行日期: 2009/5/9

發行單位: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(CBETA) <http://www.cbeta.org>

資料底本: 大正新脩大正藏經 Vol. 07, No. 220g

原始資料: 妙雲蘭若提供, 眾生出版社提供, 日本 SAT 組織提供, 眾生出版社提供新式標點

大般若經第八會那伽室利分

序

西明寺沙門玄則撰

載惟清規外滌乃照晉於襟靈，神理內康俄發揮於事業，若不訊諸動寂，將或謬以隨迎。是故妙祥資舍衛之稟、龍祥扣分衛之節，挫舉下而迂足、措屈伸而矯手，慮不慮以思惟、行無行以發趣，食夫幻食，反類懸匏；資以無資，翻同冽井。俄而縱觀空術、澄襟海定，孕生靈為水性、罄功德為珍府，晏六動而不搖、走三乘以終駐，無宰不宰，黜心王而利見；無親不親，恢善友而遙集。是令近事取鉢，駭脩臂之不存；應供投襟，兀撫心其已滅。譬蜃樓切景，知積氣以忘躋；鸞鏡含姿，悟唯空而輟攬。故能自近而鑒遠、由真以立俗，識危生之露集、知幻質之泡浮，電倏青紫之輝、雲空軒蓋之影。文約理贍，昔祕今傳，雖一軸且單譯，而三復固多重味矣。

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六

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

第八那伽室利分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薄伽梵在室羅筏住誓多林給孤獨園，為諸大眾宣揚正法。

爾時，妙吉祥菩薩摩訶薩於日初分著衣持鉢，漸次將入室羅筏城。

時，有菩薩名龍吉祥，見已問言：「尊者何所往？」

妙吉祥曰：「我欲入此室羅筏城巡行乞食，為欲利樂多眾生故，哀愍世間大眾生故，利益安樂諸天、人故。」

龍吉祥言：「唯然！尊者！今於食想猶未破耶？」

妙吉祥曰：「吾於食想都不見有，知何所破？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本性空寂，猶若虛空無壞無斷，我何能破？諸天、魔、梵，世間沙門、婆羅門等亦不能破。所以者何？諸法自性等虛空界，畢竟皆空，不可動搖，無能破者。又一切法如太虛空，無有天、魔、梵、沙門等諸有情類可能攝受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性遠離故非所攝受。」

龍吉祥言：「若如所說，云何菩薩與魔戰諍？」

妙吉祥曰：「菩薩未嘗與擊大鼓魔軍戰諍，菩薩爾時亦不見法有少真實可依入定。所以者何？菩薩見彼雖擊鼓等而無怖畏。譬如幻師幻作怨敵，雖現擾惱而不生怖；如是菩薩知法性空皆如幻等，都無怖畏。若時菩薩有怖畏者，非天、人等所應供養

，然諸菩薩解空無怖，堪為一切真淨福田。」

龍吉祥言：「頗有能證菩提者不？」

妙吉祥曰：「亦有能證。」

龍吉祥言：「誰為證者？」

妙吉祥曰：「若無名姓、施設、語言，彼為能證。」

龍吉祥言：「彼既如是，云何能證？」

妙吉祥曰：「彼心無生，不念菩提及菩提座，亦不慙念一切有情，以無表心、無見心等能證無上正等菩提。」

龍吉祥言：「若爾，尊者以何心等當得菩提？」

妙吉祥曰：「我無所趣亦非能趣，都無所學。非我當來詣菩提樹，坐金剛座證大菩提，轉妙法輪拔濟生死。所以者何？諸法無動，不可破壞，不可攝受，畢竟空寂。我以如是非趣心等當得菩提。」

龍吉祥言：「尊者所說皆依勝義，令諸有情信解是法解脫煩惱。若諸有情煩惱解脫，便能畢竟破魔羅網。」

妙吉祥曰：「魔之羅網不可破壞。所以者何？魔者不異菩提增語。何以故？魔及魔軍性俱非有都不可得，是故我說魔者不異菩提增語。」

龍吉祥言：「菩提何謂？」

妙吉祥曰：「言菩提者，遍諸時處一切法中。譬如虛空都無障礙，於時處法無所不在，菩提亦爾，無障礙故遍在一切時處法中。如是菩提最為無上，仁今欲證何等菩提？」

龍吉祥言：「欲證無上。」

妙吉祥曰：「汝今應止！無上菩提非可證法，汝欲證者便行戲論。何以故？無上菩提離相寂滅，仁今欲取，成戲論故。譬如有人作如是說：『我令幻士坐菩提座，證幻無上正等菩提。』如是所言極成戲論，以諸幻士尚不可得，豈令能證幻大菩提！幻於幻法，非合非散，無取無捨，自性俱空。諸佛世尊說一切法不可分別皆如幻事，汝今欲證無上菩提，豈不便成分別幻法？然一切法皆不可取亦不可捨，無成無壞。非法於法能有造作及有滅壞，無法於法能有和合及有別離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非合非散，自性皆空，離我、我所，等虛空界，無說無示、無讚無毀、無高無下、無損無益、不可想像、不可戲論，本性虛寂，皆畢竟空，如幻如夢，無對無比，寧可於彼起分別心？」

龍吉祥言：「善哉！尊者！我今由此定得菩提，何以故？由尊為我說深法故。」

妙吉祥曰：「吾於今者，曾未為汝有所宣說若顯若密、若深若淺，云何令汝能得菩提？所以者何？諸法自性皆不可說，汝謂我說甚深法者，為行戲論；然我實非能說法者，諸法自性亦不可說。如有人言：『我能辯說幻士識相，謂諸幻士識有如是如是

差別。』彼由此說害自實言。所以者何？夫幻士者尚非所識，況有識相！汝今謂我說甚深法，令汝證得無上菩提，亦復如是。以一切法皆如幻事，畢竟性空尚不可知，況有宣說！」

爾時，無能勝菩薩摩訶薩來至其所，聞已讚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正士！大士！能共辯說甚深法門。」

時，妙吉祥詰無能勝言：「正士、大士為說何法？夫為菩薩不作是念：『我是菩薩正士、大士，能為有情說甚深法。』作是念者便行戲論。又，無能勝！頗有谷響，自性實有能發語言，生聞者識詮諸法不？」

時，無能勝答曰：「不也！」

妙吉祥言：「如是諸法一切非實，皆如谷響無名、無相、無所取著，於斯有執便行戲論，若行戲論流轉生死。彼於如響一切法中不如實知，起諸乖諍，乖諍起故心則動搖，心動搖時多諸迷謬，迷謬增故諸趣輪迴。是故世尊親於晝夜教誡教授諸苾芻言：『汝等苾芻勿行戲論，於我所說寂滅法中，常應思惟、審諦觀察、精勤修習無得法忍。』如是能寂大聖法王說諸法空本性寂靜，無染、無得、無所依住。能如實知解脫生死，定當證得菩提涅槃。」

時，龍吉祥聞是語已，因即復問妙吉祥言：「尊者從何生死解脫？」

妙吉祥曰：「仁謂如來從何生死而得解脫？十力世尊常說過去未來現在為生死法。」

龍吉祥言：「世尊！豈不說一切法皆如幻化，既爾，有情應本已證無上菩提，寧有生死？所以者何？尊者亦說諸法非實皆如幻化。」

妙吉祥曰：「我從昔來於法性相曾未宣說，亦不分別，取著造作。所以者何？諸法性相不可表示、不可分別、不可取著、不可造作。」

「一切有情設能如實了達諸法皆如幻化，應本已證無上菩提；然由有情於一切法，不能通達皆如幻化故，於諸趣生死輪迴。如工幻師隨依何物，幻作種種所幻化事，所謂世間天、魔、梵、釋、沙門、梵志、諸龍、藥叉、阿素洛等人非人眾，諸愚癡類迷執實有，智者幻師知無實性，但有種種虛妄相現。如是諸法雖如幻化，而有情類愚癡不了，非有謂有、無常計常，於諸法中種種分別，或分別色或分別心，有為無為、有漏無漏如是等類種種分別，由此分別於諸法中，不如實知皆如幻化，由不知故生死輪迴。設諸有情於一切法如實了知皆如幻化，則於佛法不復增長。所以者何？諸有情類本來皆有，諸佛妙法一切已有，無退佛智故。」

「諸有情咸可安立於佛妙法覺慧無動，知法性空，無名無相、無依無住、無取無執、無礙無著、猶如虛空，無阿賴耶、無尼延底，無上寂靜、最極寂靜，無生無滅、無染無淨、無成無壞、非有非無。由此於中成甚深忍，常不遠離諸佛妙法。所以者何？諸佛妙法離性離相，不可施設、不可宣說、不可表示，遍有情類猶若虛空。」

時，龍吉祥聞甚深法歡喜踊躍，讚妙吉祥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尊者所說，甚深微妙不可思議，說諸有情常不遠離諸佛妙法，誰能信解？」

妙吉祥曰：「諸佛真子皆能信解，謂隨信行、若隨法行、若第八、若預流、若一來、若不還、若阿羅漢、若諸獨覺、若諸菩薩已得不退，於諸白法無動無轉，已善安住畢竟空法無所得法，能深信解。所以者何？是諸菩薩妙菩提座已現在前，能對世間天、魔、梵、釋、沙門、梵志、阿素洛等人非人前大師子吼：『我於此座結跏趺坐，乃至未得無上菩提，終不中間暫解斯坐。』何以故？是諸菩薩已善安住畢竟空法無所得法，不可動故。譬如帝杙極善安固，諸牛王等不能動搖；如是菩薩已善安住畢竟空法無所得法，一切有情不能傾動，令離覺所覺及菩提座處。」

龍吉祥言：「覺所覺處、菩提座處何所謂耶？」

時，妙吉祥還詰彼曰：「云何名為如來變化？云何如來變化之處？云何如來變化所依？云何如來變化證法，由此說為如來變化說法示導？」

龍吉祥言：「我尚不見有實如來，況當見有如來變化及變化處、變化所依、變化證法，由此可說如來變化說法示導！」

妙吉祥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所說所知甚為如理，汝已起證於一切法無所得忍能作是說，覺所覺等應知亦然。」

龍吉祥言：「非一切法無所得忍有起有壞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空無自性，自相亦空。如是諸法無相、無對、無色、無見，與虛空等，云何得起於一切法無所得忍？若一切法無所得忍有可起義，則谷響忍、若光影忍、若聚沫忍、若浮泡忍、若陽焰忍、若芭蕉忍、若幻事忍、若夢境忍、若變化忍、若鏡像忍、若尋香城忍、若虛空界忍應有起義。所以者何？虛空等忍有起義者必無是處。若菩薩摩訶薩聞如是法，不驚、不怖、無惑、無疑、心不沈沒，即是菩薩無上法忍。」

妙吉祥言：「諸菩薩眾無得法忍豈無差別？」

龍吉祥曰：「若菩薩眾於少分法有執著者，是則名為行有所得。若諸菩薩作是念言：『我於甚深悉能解了。』是則名為行有所得。若諸菩薩作是念言：『我是成就甚深忍者。』是則名為行有所得。若諸菩薩作是念言：『我於甚深悉能信受。』是則名為行有所得。若諸菩薩作是念言：『我於諸義悉能解了。』是則名為行有所得。若諸菩薩作是念言：『我於諸法悉能覺了。』是則名為行有所得。若諸菩薩作是念言：『我能解了諸法本性。』是則名為行有所得。若諸菩薩作是念言：『我能修行諸菩薩道。』是則名為行有所得。若諸菩薩作是念言：『我能嚴淨種種佛土。』是則名為行有所得。若諸菩薩作是念言：『我能成熟諸有情類。』是則名為行有所得。若諸菩薩作是念言：『我於菩提決定當證。』是則名為行有所得。若諸菩薩作是念言：『我定能轉無上法輪。』是則名為行有所得。若諸菩薩作是念言：『我能濟拔諸有情類。』是則名為行有所得。若諸菩薩作是念言：『我有所行、我有所證。』是則名為行有所得。」

。若諸菩薩作是念言：『我能修行布施、淨戒、安忍、精進、靜慮、般若波羅蜜多。』是則名為行有所得。若諸菩薩作是念言：『我能修行四念住等三十七種菩提分法。』是則名為行有所得。若諸菩薩作是念言：『我能修行靜慮、無量、等持、等至、陀羅尼門。』是則名為行有所得。若諸菩薩作是念言：『我能趣證如來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四無礙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捨并十八佛不共法等無量無邊諸佛妙法。』是則名為行有所得。菩薩不行有所得故，無得法忍非有差別。」

妙吉祥言：「若爾，菩薩云何修學趣菩提行？」

龍吉祥曰：「若菩薩眾於諸法中無所取著，是為修學趣菩提行；若菩薩眾於諸法中無所恃怙，是為修學趣菩提行；若菩薩眾現觀諸法依託眾緣、空無自性、離我、我所，是為修學趣菩提行；若菩薩眾雖有所行而無行想，是為修學趣菩提行。」

妙吉祥言：「如是！如是！誠如所說。如人夢中雖謂遊止種種方所，而無去、來、行、住、坐、臥，亦無真實遊止處所。菩薩亦爾，雖住寤時，有所修行而無行想，觀所行行本性皆空，於諸法中無所取著，達一切法無狀、無相、無阿賴耶、無尼延底，與虛空等本性空寂。若諸菩薩能如是行，無所執取、離諸戲論，是天、人等真淨福田，堪受世間恭敬供養。」

爾時，龍吉祥菩薩摩訶薩聞是語已，歡喜踊躍而作是言：「唯然！尊者！我今欲往室羅筏城，為有情故巡行乞食。」

妙吉祥曰：「隨汝意往，然於行時，勿得舉足，勿得下足，勿屈、勿伸，勿起於心，勿興戲論，勿生路想，勿生城邑、聚落之想，勿生小大、男女之想，勿生街巷、園林、舍宅、戶牖等想。所以者何？菩提遠離諸所有想，無高無下、無卷無舒，心絕動搖，言亡戲論，無有數量，是為菩薩所趣菩提。仁今若能如是行者，隨意所往而行乞食。」

時，龍吉祥既承教授教誡威力入海喻定。譬如大海其水廣深，盈滿湛然豐諸珍寶，含育種種水族生命。如是此定威力廣深、神用難思、三業安靜，具功德寶攝養含識。

時，有菩薩名曰善思，為欲令彼速出定故，設大加行觸動其身，雖令三千大千世界諸山、大地六反變動，而龍吉祥身心宴寂，安固不動如妙高山。所以者何？彼由此定，令身、語、意安住無動。後從定起，雨諸香花，向誓多林曲躬合掌，至誠恭敬而作是言：「歸命如來、應、正等覺，所證所說無不甚深，自性皆空無染無得，能令聞者獲斯勝定。」

善思菩薩便問彼言：「仁在定中覺地動不？」

龍吉祥曰：「善思當知！若諸身心有動轉者，見大地等亦有傾搖。諸佛世尊、不退菩薩及大獨覺、大阿羅漢，身心安靜遠離動搖，於諸法中不見不覺有動、有轉、有傾、有搖。所以者何？以常安住無動、無轉、無傾搖法，謂空、無相、無願、寂靜

，證相本空、性遠離法，由住此法身心無動。」

時，妙吉祥見聞此已，歡喜讚歎龍吉祥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能成是事，今者隨意入城乞食。」

龍吉祥曰：「我今已證海喻勝定無上法食，於諸段食不復希求。我今唯求布施、淨戒、安忍、精進、靜慮、般若、方便善巧、妙願、力、智波羅蜜多及餘無邊菩薩勝行，疾證無上正等菩提，轉妙法輪拔有情類生死大苦，令住究竟清淨涅槃。我今欣求棄捨諸行，不欲資養雜穢身心。今我由尊真淨善友哀愍我力證獲勝定，我今頂禮殊妙吉祥、無邊吉祥、勇猛吉祥、廣大吉祥、妙法吉祥、勝慧吉祥、難思吉祥、大仙善友、真淨善友。」

妙吉祥言：「善哉！仁者！能得如是海喻勝定，了達諸法如響、如像、如夢、如幻、如陽焰、如光影、如變理事、如尋香城。汝今應求如來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四無礙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捨并十八佛不共法等無量無邊無上法食，用自資益解脫法身。一切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皆由此食，能經無量、無數、無邊不可思議殑伽沙等大劫而住。所以者何？如是法食無漏無繫，能永解脫執著世間不出離法，亦能永滅一切憍慢，無阿賴耶、無尼延底，無諸戲論本性空寂。一切菩薩摩訶薩眾皆希此食，汝亦當求，勿求世間下劣法食。」

龍吉祥曰：「我今聽尊所讚如斯無上法食已為充足，況得食耶！我若當來得斯法食，即以無食而為方便，自充足已，復持充足一切有情。」

妙吉祥言：「汝能充足虛空界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能！」

妙吉祥言：「汝能充足響、像、夢幻、陽焰、光影、諸變理事、尋香城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能！」

妙吉祥言：「汝頗能以眾流充足諸大海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能！」

妙吉祥言：「諸法亦爾，云何汝欲充足一切？汝欲一切皆充足者，則欲充足太虛空界，亦欲充足響、像、夢等，亦欲充足一切大海，亦欲充足一切法空、無相、無願、無造、無作、無生、無滅，亦欲充足遠離、寂靜、離染、涅槃、畢竟、解脫，亦欲充足無色、無見、無對、一相與虛空等不可執取真如、法界。」

龍吉祥言：「如尊所說食及食者無不皆空，則諸有情應不資食。」

妙吉祥曰：「如是！如是！一切有情皆不資食。設佛化為殑伽沙等諸有情類無不須食，汝令誰造爾所食耶？」

龍吉祥言：「化無所食，何假為造？」

妙吉祥曰：「法及有情皆如幻化，是故一切無資食者。若諸有情不能如實了達諸法皆如幻化，則於諸趣生死輪迴，虛妄執為有所資持，然彼資持都不可得。如實觀察

法及有情，自性俱空無少真實，則於諸食無所資持。」

龍吉祥言：「我今欲住斷除飢渴。」

妙吉祥曰：「飢渴尚無，何有能斷？譬如幻士作如是言：『我今欲求陽焰中水斷除飢渴。』汝今亦然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皆如陽焰，一切有情皆如幻士，云何欲住斷除飢渴？虛妄分別所作法中，能斷、所斷俱不可得，既無飢渴，除斷者誰？諸法本來自性充足都無飢渴，何所除斷？愚夫於此不如實知，謂我飢渴欲求除斷；諸有智者能如實知飢渴本無不求除斷，既能了達諸法性空，不復輪迴生死諸趣，遠離戲論無所分別，於一切法住無所住，無依、無染，無入、無出，畢竟解脫，分別永無。」

龍吉祥言：「如如尊者說諸法要，如是如是法界出現。」

妙吉祥曰：「非真法界有出、有沒、有屈、有伸。所以者何？真法界者，離相寂然，無出、無沒，不可分別、不可戲論，無依、無住，無取、無捨，無動、無轉，無染、無淨。如虛空界，無動、無轉，無取、無捨，無依、無住，不可戲論、不可分別，無出、無沒；諸法亦爾，自相本空，性亦非有，相不可得。若諸法相有可得者，已般涅槃佛應可得故。」

「一切法無阿賴耶、無尼延底，無色、無見、無對、無相，本來寂滅。是故諸佛如殑伽沙，雖已般涅槃而無一法滅，謂無色蘊滅及受、想、行、識蘊滅，亦無眼處滅及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滅，亦無色處滅及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滅，亦無眼界滅及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滅，亦無色界滅及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滅，亦無眼識界滅及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滅，亦無眼觸滅及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滅，亦無眼觸為緣所生諸受滅及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為緣所生諸受滅，亦無地界滅及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識界滅。如是諸佛雖般涅槃，而無一法般涅槃者。諸有欲令般涅槃位有法滅者，即為欲令太虛空界彼位亦滅。所以者何？一切法性本來寂滅，自性寂靜，最極寂靜，不可更滅。」

「諸愚夫類不如實知，般涅槃時方起滅想，謂：『我、我所今時乃滅。』彼由執著我及有情廣說乃至知者、見者，及由執有、無自性法般涅槃時一切永滅，我說彼類皆不能解脫生老病死愁歎苦憂惱。所以者何？彼愚癡類於法本性不知不覺，由不知覺法本性故，與佛世尊及大弟子不退菩薩於甚深法有深信解，恒樂受行無所得行，於過去佛多種善根，有大神通具大勢力，真淨商主、無上天仙常有違諍。以違諍故，彼諸愚夫長夜沈淪不淨臭穢，一切賢聖咸遠避之，智者共訶鄙惡生死。如近城邑村落糞壤，如如晝夜人畜往來，如是如是增長不淨、可惡、臭穢便利等物；如是愚夫於法本性不能覺了，增長極惡、生臭、爛臭、不淨生死，聖賢訶毀，智者遠離，我說彼類不能解脫生老病等種種過患。」

時，龍吉祥問言：「尊者！云何於法能如實知？」

妙吉祥曰：「諸有能以無分別心隨順遠離、趣向遠離、臨至遠離，如是於法能如實知。」

龍吉祥言：「誰於幻事而能遠離？」

妙吉祥曰：「即此能於幻事遠離。」

爾時，善現來到其所，言：「二大士何所談論？」

時，妙吉祥詰言：「大德！今說何法名為大士？我等不見有少實法可名大士而共談論，大聖法王亦未曾說有少實法名大士者。諸法如響皆非真實，其響豈能有所談論？」

具壽善現聞是語已，入無所得三摩地門，經須臾間還從定起，合掌恭敬向誓多林作如是言：「我今歸佛所證所說，無不甚深、微妙、寂靜，難見、難覺，非所尋思、超尋思境，永害執取，斷諸纏、縛，如是妙法不可思議，令諸有情聞獲利樂。若諸菩薩已得不退，曼殊室利而為上首，乃至或有最初發心趣大菩提諸菩薩眾，皆共於此甚深法中，展轉相親作斯談論。」

妙吉祥曰：「大德！當知此中無親、無不親者，亦無迷謬、不迷謬者，又無展轉共談論事。所以者何？無有少法能與少法為親怨等。何以故？以一切法無所有故。」

具壽善現復言：「向者見二大士共論深法，云何而言無談論事？」

妙吉祥曰：「大德！頗聞幻士、夢境、響、像、陽焰、光影、變化及尋香城展轉共論深法義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！」

妙吉祥言：「諸法如幻、夢境、響等，云何可言見共談論？豈有幻士聞化佛說甚深法義，信解、受持、取相思惟名身等事？」

爾時，善現聞是語已，於此方所便入滅定。

時，舍利子來至其處，問妙吉祥：「大士！頗知善現今者入何等定？」

妙吉祥言：「唯！舍利子！大德善現不違少法，由此常入不違法定、無所住定、無依法定、無執藏定、害執藏定。非住此中，有言有說，有來有往，有住有臥。何以故？大德善現信解諸法自性皆空、不可得故。」

時，舍利子復問：「諸法以何為性？」

妙吉祥言：「諸法皆以無性為性，如是無性亦不可得。」

善現爾時便從定起。

妙吉祥曰：「食時將至，宜速入城巡行乞食。」

善現對曰：「大士當知！我今不復入城乞食。所以者何？我已遠離一切城邑、村落等想，亦已遠離諸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想。」

妙吉祥曰：「大德善現！若已遠離一切想者，云何現有遊履往來？」

善現詰言：「如來變化，云何現有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等諸法，云何現有遊履往來、屈伸、顧視？」

妙吉祥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大德善現！佛之真子，是故如來常說：『善現得無諍住最為第一。』」

復言：「大德！且止斯事，我欲入城巡行乞食，飯食事訖詣如來所。我當奉請令諸大德，設希有食令獲善利。」

舍利子言：「大士！今者欲為我輩設何等食？」

妙吉祥曰：「大德！我今所設食者，不可分段，不可吞咽，非香、味、觸，非三界攝，亦非不繫。大德當知！如是妙食是如來食，非餘食也！」

舍利子言：「今我等輩聞大士說希有食名悉已飽滿，況當得食！」

妙吉祥曰：「我此食者，肉、天、慧眼皆不能見。」

爾時，善現及舍利子聞如是語俱入滅定。

時，善思菩薩問妙吉祥言：「今二上人食何等食、入何等定？」

妙吉祥言：「此二尊者食無漏食，入無所依、無雜染定。諸食此食、住此定者，畢竟不復食三界食。」

爾時，善現及舍利子俱從定起，與妙吉祥及諸菩薩、聲聞等眾互相慶慰，各各入城，隨意所往巡行乞食。

具壽善現隨入一家空靜之所默然而住，有近事女見已問言：「大德！住斯為何所欲？」

善現報曰：「姊妹當知！為乞食故，我來住此。」

近事女言：「聖者善現！今於食想未遍知耶？」

善現報言：「我從本際所有食想皆已遍知。所以者何？一切食想前、中、後際皆自然空。」

近事女言：「唯然！聖者！應自伸手，我當奉食。」

具壽善現便伸其手。

近事女言：「聖者善現！阿羅漢手今此是耶？」

善現報言：「阿羅漢手非所能見，亦不可伸。譬如幻士問幻士曰：『何等名為幻士之手，吾今欲見請為伸之。』姊妹當知！彼幻士手頗有能見及可伸耶？」

近事女言：「不也！大德！」

善現報曰：「如是！姊妹！佛說一切如幻皆空故，不可言阿羅漢手實有可見及有可伸。」

時，彼女人聞如是說，尋即不見善現之手，遂經淹久不得施食，欲置鉢中，鉢復不現。彼近事女遶善現身，循環覓手竟不能得，瞬息之間身亦不現，即便恭敬讚善現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聖者！聖者！乃能如是身亦不住、相亦不現，實為希有，是故如

來常說：『善現得無諍住最為第一。』」

時，近事女即於是處，永斷我見獲預流果。

具壽善現便現其身，讚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姊妹！遂能如是成丈夫業。」

爾時，女人踊躍歡喜，以所持食奉施善現，善現受已出還食之。

時，妙吉祥與諸菩薩、聲聞等眾，各飯食已，俱詣佛所，頂禮雙足，右邊三匝，退坐一面，以如上事具白世尊。

爾時，如來聞其所述，即便讚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等乃能成斯勝事，當知皆是佛之神力。」

具壽善現亦以所經化近事女得初果事以白於佛，爾時，世尊亦讚歎彼善巧方便。

時，妙吉祥謂善現曰：「彼近事女所斷我見即非我見，是故如來說名我見。如是，大德！諸有發趣菩薩乘者，於一切法應知、應見、應深信解。云何信解？謂如其法不住於想。所以者何？大德善現！夫法想者即非法想，是故如來說名法想。大德當知！若菩薩摩訶薩無數世界成滿七寶，持用布施，有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於此般若波羅蜜多，乃至受持一四句頌，為他開示無開示想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所獲福聚甚多於前。」

爾時，世尊而說頌曰：

「如星翳燈幻， 露泡夢電雲，
於一切有為， 應作如是觀。」

時，薄伽梵說是經已，一切菩薩及諸苾芻，世間天、人、阿素洛等一切眾會，聞佛所說皆大歡喜、信受奉行。

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六